



校長的話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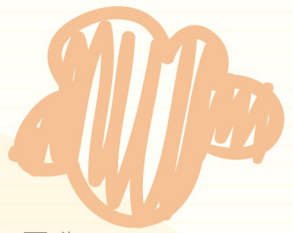


家校合作




又一批學生將要畢業了，看著他們的成長和改變，我心中五味雜陳，有感恩，有記掛，有盼望。思緒一下子跳回很久之前。

望仔剛來到屯曠讀小一時，官仔骨骨，很可愛，很聽老師的話，會主動幫老師忙，做這個做那個，他在學校表現合宜，是個常常被稱讚的學生。但原來他在家中有另一個面孔，他經常會因為「不願意接受」而出現狀況，例如他不喜歡跟家人去酒樓吃飯，每次去都會大吵大鬧，甚至躲在檯下面不肯出來。媽媽向老師求助，於是老師在學校和望仔說社交故事和人生道理，教他表達的詞彙及方法，亦製造機會帶他去酒樓吃飯，並教授媽媽如何向望仔預告外出及處理他失控時的方法。慢慢，慢慢，慢慢，望仔克服了他人生的一關，而媽媽亦學會了陪伴兒子成長的一招。望仔畢業離開屯曠了，我心安了。



德仔是插班生，轉來屯曠時已很大個仔。他對環境及空間有很大的適應障礙，長期處於不開心及很緊張的狀態。因為被要求轉換場地，於是會發脾氣會抓人會扯人頭髮，有點叫大家「不要接近我」的意味。從他的表現來看，他似乎有很強烈的焦慮問題。學校知道媽媽對於藥物有很大憂慮，害怕副作用會影響兒子。學校花了很多時間和媽媽分析利弊，最終媽媽決定相信學校的建議，願意攜手合作，算是幫了兒子幫了自己一家。德仔在藥物的幫助下，加上老師鏗而不捨地讓他在「躲在舒適的個人狀態」與「要融入環境」中取得平衡，他少了「卡」在前不得後不得的困境中，每天上學和放學時帶著笑容。德仔畢業離開屯曠了，我心亦安了。





思緒飄呀飄，再飄遠一些，想起文仔。他自小面圓圓，笑容多，總是乖乖地拖著媽媽的手上學和放學，十分討人喜愛。只是隨著年齡的長大，文仔的任性和脾氣愈來愈嚴重，破壞力亦愈來愈大。老師知道再這樣下去，不要說畢業後是否可順利去到工場，甚至在學校時在家中時，是否能好好學習也成問題。於是老師跟媽媽說，我們一起想想辦法，幫幫文仔，要為他訂下生活規則及要求，不應任由他喜歡怎樣就怎樣，不應由他來主導整個家庭。老師試過一些有用的方法，請媽媽在家用來教導文仔，但媽媽說她做不到所以不做了。雖然老師很努力地勸說媽媽，但媽媽與老師並沒有在同一條線上前進。由於沒有家長的配合，文仔任性的行為愈加劇烈，不參與，不合作，還開始弄傷身邊的人。看著文仔一年又一年長大，情況卻一年差過一年，老師感到很無力。後來去到離畢業前的一兩年，媽媽向老師表示，文仔脾氣太大，她不敢帶他外出，而他總是因為不歡喜便出手打家人，她感到很害怕，所以會躲在廁所。只是，事到如今，老師也無能為力了。文仔畢業離開屯曦了，我心卻很痛。

在特殊學校久了，我遇見過幾百個學生，每一個學生的故事，讓我尤如經歷了一世又一世一樣，明白了一些邁向美好的道理和方法。我與同事一直緊拉著家長的手不放，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希望學生18歲時能夠昂首走出屯曦的大門，有一個好歸宿，可以繼續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。

家長們，學校明白教導智障孩子是困難的，但是，如果在孩子仍然容易教導時便家校一起面對，相信情況不會太惡劣，是可以解決的。學校永遠是家長後面的智囊團及支柱，為了孩子的未來，家和校，目標和方向要一致，要齊心合作和努力，相信可以一起輕鬆湊大孩子。

